

从清华简与传世文献对比谈《说命》早期流传

郝苏彤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文章对清华简《说命》上篇与传世文献之武丁和傅说故事、清华简《说命》中篇与传世文献之“若”字句及“惟”字句进行了详细对比，并分析了先秦文献所引《说命》不见于清华简之文句。由此认为清华简《说命》与《墨子》区别于《国语·楚语上》，传承自同一体系的早期版本。清华简《说命》与《国语·楚语上》、《礼记·缁衣》之间并非同一版本的直接传承，而应属具有复数文本的同一体系或早期不同版本的流传。古文《尚书·说命》将《国语·楚语上》作为极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并有明显传袭《礼记·缁衣》、《潜夫论·五德志》之可能。

[关键词] 清华简《说命》；传世文献；早期流传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5-0038-07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说命》三篇被整理者视为失传已久的《尚书·说命》三篇，其内容迥异于古文《尚书》之第 21 至 23 篇，不见于伏生所传的 28 篇今文及郑注古文本。先秦文献共引《说命》（或称《兑命》、《术令》等）8 次，其中 4 条见于清华简《说命》三篇。故关于古文《尚书》真伪等问题，自清华简整理公布以来备受学者关注，目前学界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清华简《说命》三篇可证古文《尚书》为伪作。廖名春^[1]、裘锡圭^[2]、杜勇^[3]、李学勤等均持此论。其二，清华简《说命》三篇为伪作，古文《尚书》为真。杨善群和张岩先生在《清华简〈说命〉考论》及《清华简〈咸有一德〉〈说命〉真伪考辨》中对清华简《说命》篇提出质疑，认为古文《尚书》乃具有珍贵价值的古文献；其三，清华简《说命》三篇不涉古文《尚书》真伪。傅刚在《出土文献给我们的启示——以清华简〈尚书·说命〉为例》一文中指出，不能以单一前后传承的思路去研究出土文献。虽然文本、文体、字句存有多种形态，但可能并不涉及真伪。崔海鹰^[4]、谢科峰^[5]等也提出过类似观点。笔者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将清华简《说命》与古文《尚书》及《国语》、《墨子》、《礼记》、《孟子》、《潜夫论》之文本进行对读，探讨《说命》之

早期流传问题。

一、清华简《说命》上篇与古文《尚书》、《国语》、《墨子》之武丁与傅说传说对读

清华简《说命》上篇中关于武丁与傅说故事的记载，亦可见于《国语·楚语上》、《墨子·尚贤下》以及古文《尚书·说命》之中，引其文如下：

清华简《说命》上篇：王命卒百攻向，以货旬求啟于邑人。隹攷人曼啟于尊厥……啟方笙塈……亓佳啟邑，才北晉之州，是佳员土。啟速，自从事于鑿，王甬命啟为公^[6]¹²²。

《国语·楚语上》：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毫，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7]⁵⁵⁴。

《墨子·尚贤下》：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8]⁵⁸。

古文《尚书·说命》：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

[收稿日期] 2017-06-18

[作者简介] 郝苏彤(1993—)，女，河北石家庄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先秦哲学及易学。

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9]294—295}。

综上笔者认为，首先，清华简《说命》上篇所载与《国语·楚语上》、《墨子》以及古文《尚书》并无文句之重合。但通过比照可以发现，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地点、故事情节等诸多线索，如“王”、“傅岩”、“筑城”、“圜土”、“求贤”及“三公”等基本一致，且竹简本的记载最为完整、朴素。清华简《说命》与《国语·楚语上》、《墨子·尚贤下》中的不少字句有着直接、具体的关联，对探讨三者的关系颇有价值。首先来看清华简《说命》与《国语·楚语上》篇中，“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同“王命毕百攻向，以货甸求敷于邑人。隹孜人戛敷于尊厥……敷方笙 塞……𠂇隹敷邑，才北晉之州，是隹员土。敷速，自从事于暨，王禹命敷为公”一句间明显存有对应关系，具体如“向”与“象”、“甸求”之“求”与“旁求”之“求”、“戛敷”与“得傅说”、“敷速”与“得傅说以来”及“王禹命敷为公”与“升以为公”等。其次清华简《说命》与《墨子·尚贤下》也有很多直接对应的字词，如“𠂇隹敷邑，才晉北晉之州”与“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员土”与“圜土”、“尊厥”与“傅岩”、“王禹命敷为公”与“立为三公”等。

其次，《国语·楚语上》中自“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兹故不言”所载“高宗亮阴”之事，不见于清华简《说命》三篇，古文《尚书·说命》将其与“梦得傅说”之事一并记载于上篇伊始。此外古文《尚书·说命》与《国语·楚语上》还在“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与“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两句上有所关联，具体如“象”与“旁求”间皆存在对应关系。笔者由此推测古文《尚书·说命》将《国语·楚语上》作为极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

再次，《国语·楚语上》与古文《尚书·说命》关于武丁与傅说故事的记载中，融合了“帝”、“梦”及“神明”等语词元素，在清华简本与《墨子·尚贤下》中则不见此类描述。王永认为清华简文以实用目的为主导，相较于传世文献具有“文风更加古朴、修饰意识不强”的特点^{[10]19—21}。马士远在《周秦〈尚书〉流变研究》一文中谈到：“墨家所称说或所赖以授徒的《书》，正是春秋时期官方用于施教的四科之

一的《书》……故墨家在保持早期《书》一类的资料方面更真实……墨子代表了先秦非儒家《书》学思想的一面，但并未有强化其道德说教功能，而是把《书》当作历史记载而用的。”^[11]由此或可推测：清华简本与《墨子》区别于《国语·楚语上》，传承自同一体系的早期版本。

二、清华简《说命》中篇与古文《尚书》、《国语》、《孟子》、《潜夫论》之“若”字句对读

清华简《说命》与古文《尚书》之重合多集中在中篇，其一便是由五个“若”字句构成的一组假设，其中部分文本亦见于《国语·楚语上》、《孟子·滕文公上》与《潜夫论·五德志》中。

第一，清华简《说命》中篇：若金，禹佳女复 磨^{[6]125}。

《国语·楚语上》：若金，用女作砾^{[7]554}。

《潜夫论·五德志》：若金，用汝作砾^{[12]382—400}。

古文《尚书·说命》：若金，用汝作砾^{[9]294—295}。

此句在清华简本、《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与古文《尚书·说命》的“若”字句中皆为首句。传世文献较简本皆缺一“惟”字，《说文》训“惟”：“凡思也，按经传多用为发语之词”，当作焦点副词，可用于表加强或强调语气，且简本“惟”后之“女”当属该句的中心词汇。又“汝”与“女”可通假。故就此句而言，清华简本与《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及古文《尚书·说命》篇在文句、语序和语义上皆相合，且传世文献间明显更为一致。

第二，清华简《说命》中篇：敷乃心，日沃朕心^{[6]125}。

《国语·楚语上》：启乃心，沃朕心^{[7]554}。

《潜夫论·五德志》：启乃心，沃朕心^{[12]382—400}。

古文《尚书·说命》：启乃心，沃朕心^{[9]294—295}。

此句在清华简《说命》中篇的“若”字句中为第2句，在《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与古文《尚书·说命》的“若”字句中皆为第4句。简本较其他三本多一“日”字，沈培认为联系下一句“若药，如不瞑眩，越疾罔瘳”来看，“日”字有很重要的作用：“武丁希望傅说‘日沃朕心’，即每日浇灌他的心田，暗含之意是，虽然这样做未免太多，但是正是‘若药，如不瞑眩，越疾罔瘳’，因此也是可以的。”^[13]相较之下，此处清华简文比传世本表达更为充分合理，疑有传世本脱一“日”字的可能。此外简本与传世本在文句、语序和语义上皆相合，且传世文献间完全一致。

第三,清华简《说命》中篇:若药,女不瞑 埞,鄭疾罔瘳^{[6]125}。

《国语·楚语上》: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7]554}。

《孟子·滕文公上》:《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14]112}

《潜夫论·五德志》: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12]382-400}。

古文《尚书·说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9]294-295}。

此句在清华简《说命》中篇的“若”字句中为第3句,在《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与古文《尚书·说命》的“若”字句中皆为第5句。清华简文中之“越”与“厥”字音近通假,“不”、“罔”字分别可与传世本中的“弗”、“不”和“弗”字同义换用。此外简本较传世本于“不瞑眩”前多一“如”字,但并不改变语义。《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之语句与《孟子·滕文公上》所引文字完全一致,古文《尚书·说命》篇则将两处“不”字同义改换为“弗”,可见传世文献间相似度更高。

第四,清华简《说命》中篇:若天霆,女复霪雨^{[6]125}。

《国语·楚语上》:若天旱,用女作霖雨^{[7]554}。

《潜夫论·五德志》:若时大旱,用汝作霖雨^{[12]382-400}。

古文《尚书·说命》: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9]294-295}。

此句在清华简《说命》中篇的“若”字句中为第4句,在《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与古文《尚书·说命》的“若”字句中皆为第3句。清华简文中之“女”字可与传世本中的“汝”字通用,又《尔雅·释天》:“久雨谓之淫,淫谓之霖”,故“淫”即为“霖”。此外传世文献较清华简本增一“用”字作连词,在《书》类文献乃至先秦文献中将连词置于主语之前的用法较为罕见,故而可能在语法上存在一定问题。依照惯例,《书》类文献的表达通常将连词“用”置于主词之后,例如《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勤绝其命”的用法^{[9]173}。清华简《说命》中篇与《国语·楚语上》中的“天”字被《潜夫论·五德志》及古文《尚书·说命》篇分别误作“时大”、“岁大”,但于整体语义、语序无甚影响。就此句而言,清华简文与《国语·楚语上》更为相近,《潜夫论·五德志》与古文《尚书·说命》之间明显相合。

第五,清华简《说命》中篇:若圜〈圜〉水,女复舟^{[6]125}。

《国语·楚语上》:若津水,用女作舟^{[7]554}。

《潜夫论·五德志》: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12]382-400}。

古文《尚书·说命》: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9]294-295}。

此句在清华简《说命》中篇的“若”字句中为第5句,在《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与古文《尚书·说命》的“若”字句中皆为第2句。除“汝”与“女”可通用外,传世文献较清华简本增一“用”字(用法存疑同上),《潜夫论·五德志》及古文《尚书》在清华简文与《国语·楚语上》之“舟”后增一“楫”字,均于文义无甚影响。此外,清华简《说命》之“圜”字,《国语·楚语上》作“津”字,《潜夫论·五德志》及古文《尚书·说命》篇则作“济”。笔者认为,清华简文之“圜”字,古玺文作“圜”,从口马声,明母鱼部字。黄锡全根据《汗简》引《义云章》指出“满”字古文作“圜”,明母元部字。两字双声,鱼元通转,故可通假^[15]。此处当释“满”为“漫”取“渡越”义。又《说文》:“津,渡也”,《广韵》:“济,音霁,渡也”,两字义同。故简文与传世文献语义相近,且传世文献之间更为一致。故《潜夫论·五德志》与《古文尚书·说命》篇用作“济”,当属《尚书》早期文本流传过程中的自然衍变。另外,宗静航在《尚书〈说命〉臆说》一文中谈到“巨川”一词晚出,不见于先秦西汉时期之典籍。

第六,清华简《说命》中篇:若抵不见,甬劓,吉不吉^{[6]125}。

《国语·楚语上》: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7]554}。

《潜夫论·五德志》: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12]382-400}。

古文《尚书·说命》: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9]294-295}。

此句在清华简本、《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与古文《尚书·说命》的“若”字句中皆为末句。除“不”与“弗”可通用外,清华简文之“抵”字被《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与古文《尚书·说命》篇用作“跣”。李学勤指出“抵”,《说文》:“挤也”,即“以手推拒”义,意为对“惟口起戎出羞”等拒而不视就会导致伤败^{[6]125}。亦有学者比附传世文献以解释简文,力图将“抵”与“跣”相联系,但结合“吉不吉”一句则文义不通。又《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与古文《尚书·说命》篇较清华简本在“视”后增一“地”字,在“用伤”前衍“厥足”之文。此外清华简《说命》篇中此句末较传世文献多“吉不吉”一句,李学勤认为即“吉事反成不吉”之

意。综上，此句清华简本与传世文献之语义明显有别，传世文献在文句、语序和语义上则皆相合。

综上清华简《说命》篇与传世文献之“若”字句对比可见，清华简本与《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及古文《尚书·说命》篇在“若”字句的排列顺序、“启乃心，日沃朕心”一句的位置、“吉不吉”一句的有无以及某些具体的字词、语序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别。其中《国语·楚语上》与清华简《说命》篇在文本数量和内容上最为相近，此外《国语·楚语上》、《潜夫论·五德志》及古文《尚书·说命》篇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一致性，《孟子·滕文公上》中所引一句亦与其他传世文献相合。《潜夫论·五德志》及古文《尚书·说命》仅有两字删改差异，其余文句完全一致。

对此，李学勤认为，由于“白公子张是将《说命》做了概述，没有完全依照原文的次第”，才使《国语·楚语上》“若”字句的排列顺序出现差别^[16]。子居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引用内容，显然是仅保留了《说命》中的各比喻句而直接跳过了其他句子，并且为了句式整齐的缘故，调整了中间各句的先后顺序，在措辞上也进行了整饬，这恐怕是因为凭记忆转述而转述者在转述时手边并没有《说命》原文的缘故”^[17]。谷中信一在《清华简〈傅说之命〉探析》中认为白公所引与清华简《傅说之命》应原属于同一体系的传承。但文本间的差异表明，当时以“说命”之名传承的文本应有复数的存在。此外，谢维扬则在《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文中明确指出《国语·楚语上》参考的应是与清华简不同的版本，其与清华简文的差异是一种系统性的不同。沈培推测《国语·楚语上》应是从跟武丁和傅说故事有关的文本叙述中“摘抄并加改编而成的”^[18]。

笔者认为李学勤先生与子居的观点确有相当可能性，但考虑到《孟子·滕文公上》作为战国同期文献与《国语·楚语上》之引文完全相合，似乎谷中信一与沈培、谢维扬先生的观点更合理——清华简《说命》与《国语·楚语上》之间并非同一版本的直接传承，相互之间并无明确的因袭关系，而应分属具有多个彼此略有差异之版本的同一体系或早期不同版本的流传。但考虑到先秦时期人们对古书的引用并不严格，往往根据语境改变字句、语序，从而导致不同篇目中的引文差异。这事实上仅为口头传说、写手抄写时的临时改动，并不涉及一般意义上的“版本”差异问题。若就此强行区分文本之版本，恐怕意义不大。此外《国语·楚语上》与《潜

夫论·五德志》应属同一体系的传承，古文《尚书·说命》有明显传袭《潜夫论·五德志》的可能。

三、清华简《说命》中篇与古文《尚书》、《墨子》、《礼记》之对读

清华简《说命》与古文《尚书》之重合除一组“若”字假设句外，还有由“惟”字句构成的一组排比，其中部分文本亦见于《墨子·尚同中》与《礼记·缁衣》中。

第一，清华简《说命》中篇：复隹口迄戎出好^{[6]125}。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8]58}

《礼记·缁衣》：《兑命》曰：“惟口起羞。”^{[18]1750-1774}

古文《尚书·说命》：惟口起羞^{[9]294-295}。

此句在清华简《说命》中篇、《礼记·缁衣》及古文《尚书·说命》篇的“惟”字句中皆为首句。《礼记·缁衣》所引篇名“《兑命》”即“《说命》”，郑玄注：“‘兑’即‘说’，谓殷高宗之臣傅说也，作书以命高宗，《尚书》篇名也。”^{[18]1750-1774}此外《礼记·缁衣》篇较清华简文在“惟口”前脱一“复”字，简文“迄”后之“戎出好”在《礼记·缁衣》篇中用作“羞”。李学勤读“好”为“羞”^{[6]121-131}，笔者认为其说可从。“政”之异体字为“姁”，上博简《缁衣》篇之“好”写作“政”，从“丑”声^[19]，可与“羞”通假。古文《尚书·说命》与《礼记·缁衣》引文完全一致，有明显传袭可能。另《墨子·尚同中》所引篇名“《术令》”即“《说命》”，其引文“惟口出好兴戎”同于晚出古文《尚书·大禹谟》之“惟口出好兴戎”。孙诒让指出《术令》当是《说命》之假字，“晋人作伪古文《书》不悟，乃以窜入《大禹谟》，疏谬殊甚”^{[8]58}。可见古文《尚书》作假明显。

第二，清华简《说命》中篇：隹我戈复疾^{[6]125}。

《礼记·缁衣》：惟甲胄起兵^{[18]1750-1774}。

古文《尚书·说命》：惟甲胄起戎^{[9]294-295}。

此句在清华简《说命》中篇、《礼记·缁衣》及古文《尚书·说命》篇的“惟”字句中皆为第二句。清华简文之“干戈”在《礼记·缁衣》中用作“甲胄”。“干”与“戈”是古代常用的兵器，“干戈”泛指武器，例同《礼记·檀弓》：“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笔者认为，此处以“甲胄”代“干戈”于文义略有改动。此外清华简《说命》中的“作疾”在《礼记·缁衣》中用作“起兵”。“疾”，《说文》：“病也。一曰急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矢能伤人，矢之去甚速，故从矢会

意”。故其本义为“受兵伤”，亦可泛指疾病。此处简本与《礼记·缁衣》于文义有引申之嫌。古文《尚书·说命》将《礼记·缁衣》之“兵”用作“戎”，两字义通。相较于清华简《说命》篇，《礼记·缁衣》及古文《尚书·说命》在文句、语序、语义上相合。

第三，清华简《说命》中篇：隹袞 戴 恩^{[6]125}。

《礼记·缁衣》：《兑命》曰：“惟衣裳在笥。”^{[18]1750—1774}

古文《尚书·说命》：惟衣裳在笥^{[9]294—295}。

此句在清华简《说命》中篇、《礼记·缁衣》及古文《尚书·说命》篇的“惟”字句中皆为第三句。清华简文之“𢂔”，李学勤释读为“袞”^{[6]121—131}，即《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之“𢂔”、“𢂕”^[20]，亦即《战国古文字典》之“𢂔”^[21]。“𢂔”，从心衣声，《玉篇》、《广韵》：“哀也”，《龙龛手鉴》：“𢂔，哀也”。微影“𢂔”读为微影“哀”，双声叠韵，两字可通。因此清华简《祭公》与上博伍《三德》篇可用“𢂔”、“𢂕”为“哀”字。郭店楚简本《老子》丙：“古(故)(杀人众)，则以𢂔悲位(莅)之”，“𢂔”字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作“依”，王弼本即作“哀”。笔者认为此处当释“𢂔”为“𢂔”，读为“衣”，训为“悲伤、哀伤”之义。《礼记·缁衣》篇较清华简《说命》在“衣”后增一“裳”字，或传抄有误。此外清华简文之“载病”在《礼记·缁衣》中作“在笥”。李学勤指出“载”，《小尔雅·广诂》谓“成也”，“𢂔”释为“恩”，《缁衣》所引“在笥”当为“载病”之讹误^{[6]121—131}。笔者认为清华简之“𢂔”当释作“病”，读为“病”，取“病痛”义。“病”，《说文》：“忧也。从心丙声”；“病”，《说文》：“疾加也。从广丙声”，两字音同可通。又“笥”之异体字为“𦵹”，《礼记·缁衣》之“惟衣裳在笥”或传抄有误。古文《尚书·说命》篇则与《礼记·缁衣》之文句相一致。

第四，清华简《说命》中篇：隹戎戈生𠙴身^{[6]125}。

《礼记·缁衣》：《兑命》曰：“惟干戈省躬。”^{[18]1750—1774}

古文《尚书·说命》：惟干戈省厥躬^{[9]294—295}。

此句在清华简《说命》中篇、《礼记·缁衣》及古文《尚书·说命》篇的“惟”字句中皆为末句。清华简《说命》之“生”，《说文》：“目病生翳也，从目生声”，《广韵》：“过也，灾也”。《释文》：“妖祥曰眚”，马融云：“灾也”，郑玄云：“过也”。《礼记·缁衣》将其用作“省”，又改“身”作“躬”，且于“身”前脱一“厥”字。古文《尚书·说命》补《礼记·缁衣》所脱“厥”字，在语序、语义上与其一致。又古文《尚书·说命》篇“惟干戈省厥躬”之“省”，陆德明《释文》说

“一作眚”，应是陆德明所见版本之本字，与清华简文相一致。此外，传统观点都将“省”训为“省察”之义，与“灾害”无关。

综上清华简《说命》篇与传世文献之“惟”字句对比可见，清华简本与《礼记·缁衣》及古文《尚书·说命》在“惟”字句的排列顺序及具体的文句、语序、文义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别。古文《尚书·说命》更是混淆了本段文句的话语主体：竹简本中此段文本属武丁训诫傅说之内容，古文《尚书·说命》文本则误作为傅说言谏武丁之语。《尚同中》篇所引《术令》虽短，但与清华简文在语义、句法上更为相似。《礼记·缁衣》之文句与简文出入较大，与古文《尚书·说命》之语句仅有两处用字不同。

杜勇在《从清华简〈说命〉看古书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尚同中》篇所引《术令》与清华简此段首句相对应，可证简文为真但似非完帙。张岩指出，清华简《说命》中包含“惟口起戎”四句的拼合改写等问题可以断定清华简为假。王永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古文尚书〉〈说命〉篇文体比较》一文中指出，清华简此段排比文字相较于传世文献“呈现出散在的状况，明显文风更加古朴，实用目的是主导，修饰意识不强”^{[10]19—21}。

笔者认为，相较于汉、晋时期的文本，先秦文献所引与简文的多数重合是清华简《说命》早至战国时期的鲜明体现，故杜勇先生所说可从。清华简本与《礼记·缁衣》及古文《尚书·说命》篇之种种差异可能是由转述或后期改编造成的，但也应考虑同时期有除清华简《说命》以外的版本或传承体系存在的可能。我们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具体而言，清华简《说命》与《礼记·缁衣》并不属于同一版本传承系统，而应是来源于同一体系的不同版本。此外，古文《尚书·说命》有明显因袭《礼记·缁衣》之可能。

四、先秦文献所引《说命》

不见于清华简之文句

李学勤先生指出，先秦典籍曾多次引用《说命》，除《国语·楚语上》楚灵王时大夫白公子张所述、《孟子·滕文公上》以“《书》曰”的指称方式所引以及《礼记·缁衣》引《说命》“惟口起羞”以外，尚有《礼记·文王世子》、《学记》以及《缁衣》另一条佚文所引则不见于竹简本^{[6]121—131}。这里将先秦文献所引、不见于清华简的《说命》文句条例如下：

第一，《礼记·缁衣》引《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

事神则难。”^{[18]1750—1774}

郭店简本、上博简一本《缁衣》亦均无此引文。古文《尚书·说命》之中篇在作伪时对此句做了较大改动,文作:“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9]294—295}两者相较,古文《尚书·说命》繁细而《礼记》简略,但二者在文句、语序及语义上的联系十分明显。

第二,《礼记·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18]1750—1774}

此句见于古文《尚书·说命》下篇。

第三,《礼记·学记》引《兑命》曰:“学学半。”^{[18]1750—1774}

此句见于古文《尚书·说命》下篇,与上一句相连,作“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9]294—295}。

第四,《礼记·学记》引《兑命》曰:“敬逊务时敏,厥休乃来。”^{[18]1750—1774}

此句见于古文《尚书·说命》下篇,在文句编联顺序上做了改动,为“惟学逊志,务时敏,厥脩乃来”^{[9]294—295}。

上述四条均不见于清华简《说命》三篇,笔者推测其来源有二:其一,别有所本。李锐曾在《读清华简3札记(一)》中指出所谓“孔子删定的三篇”,极可能是在多篇中删书、去重后选取的三篇,除此外《说命》当还有其他篇目;其二,抄脱之文。即清华简《说命》篇抄写时所省略之文字。在这三种可能中,第一种基于孔子删《书》说,第二种只具有可能性,皆无充足证据。

五、从清华简与传世文献对比

谈《说命》早期流传

关于古文《尚书·说命》篇真伪的问题,自清华简《说命》三篇整理公布以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我们赞同清华简《说命》为证伪晚出古文《尚书·说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史料。上文所述诸篇除清华简《说命》、古文《尚书·说命》这两篇文本大致属于《说命》的真伪版本外,《国语》、《墨子》、《礼记》、《孟子》、《潜夫论》等篇章中的相应内容都属对《说命》文本的引用,其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引书过程中对原文的改造。如果要对《说命》的“不同版(抄本)”及“不同引用本”这两个概念进行严格区分的话,或许当引入古书版本、流传以外的概念和方法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一书中针对疑古学派的辨伪方法,在出土文献大量出世之前,依据传世文献对中国上古时期之古书体例做了系统性的总结。他强调当先明古人著作之体,然后方可以读古书。指出古书“一时有一时之文体,一代有一代之通例。参互考校,可以得其情;排比钩稽,可以知其意”^[22]。谢维扬在《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质量》一文中指出早期《尚书》文本形成过程的复杂情况,当与《尚书》对古代原始公共文献资源利用的编纂成书有关。中国古代传说资料形成过程的多元性以及古代传说记述系统多样性的存在,对于传说资料的研究而言,其最深刻的意义在于表明古代传说资料作为整体在本质上具有真实事实之来源。故而当摆脱以单线性演化假说为依据的简单方法,通过早期《尚书》文本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性析出古书成书之多线性状^[23]。丁四新在《早期〈老子〉、〈周易〉“文本”的演变及其与“思想”之相互作用》一文中谈到应关注早期经典高度流动和不断变化的开放状态,在根据新材料还原文本之形成的过程中充分讨论思想与文本演变间的互动,从“文本考证学”转进到“文本解释学”的立场上来进行研究^[24]。

在上文中,笔者对清华简《说命》上篇与传世文献之武丁和傅说故事、清华简《说命》中篇与传世文献之“若”字句及“惟”字句进行了详细对比,并分析了先秦文献所引《说命》不见于清华简之文句,结论如下:清华简《说命》与《墨子》区别于《国语·楚语上》,传承自同一体系的早期版本。清华简《说命》与《国语·楚语上》、《礼记·缁衣》之间并非同一版本的直接传承,而应属具有复数文本的同一体系或早期不同版本的流传。古文《尚书·说命》将《国语·楚语上》作为极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并有明显传袭《礼记·缁衣》、《潜夫论·五德志》之可能——综上我们可以大致推测,《说命》篇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的流传过程中,其文本极可能呈现多本并传的态势,数本同源、同篇异名等种种情况皆应大量存在。同时《说命》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异,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此笔者认为,对古书成书、版本、流传等问题的综合研究,应放在文史哲之多维视阈中展开。

参 考 文 献

- [1] 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J].文史哲,2010(6):120—125.
[2] 裴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N].光明日报,2013—11—14.

- [3] 杜勇.清华简《尹诰》与《古文尚书》《咸有一德》辨伪[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0—28.
- [4] 崔海鹰.孔传古文《尚书》渊源与成书问题探论[D].山东:曲阜师范大学,2014:59—67.
- [5] 谢科峰.早期古书流传问题研究——以相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为例[D].上海:上海大学,2015:121—133.
- [6]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M].上海:中西书局,2012.
- [7] 左丘明撰,韦昭注,吴绍烈等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8] 孙诒让撰.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9]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0] 王永.《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古文《尚书》《说命》篇文体比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2).
- [11] 马士远.周秦《尚书》流变研究[D].江苏:扬州大学,2007:1—229.
- [12] 王符着,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3] 沈培.谈谈清华简《傅说之命》和传世文献相互对照的几个“若”字句[J].简帛,2015(10):51—66.
- [14]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112.
- [15]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8:761.
- [16] 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J].文物,2012(8):66—71.
- [17] 子居.清华简《傅说之命》中篇解析[EB/OL].<http://www.bamboosilk.org>,2013—04—03.
- [18] 郑玄注,孔颖达疏,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9] 李守奎,曲冰,孙伟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550.
- [20]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79(1):1—31.
- [21]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8:1171.
- [22] 安学勇.余嘉锡学术思想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1—2.
- [23] 谢维扬.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质量[J].学术月刊,2014(9):127—136.
- [24] 丁四新.早期《老子》、《周易》“文本”的演变及其与“思想”之相互作用[J].中国社会科学,2013(2):118—208.

(责任编辑:谢光前)

Studies on the Early Spread of Saying Lif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singhua Bamboo Slips and Handed Down Literature

HAO Su-t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the stories of Wuding and Fushuo between the part one of Saying Life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and the handed down literature, as well as of the "If" sentences and "only" sentences between the part two of Saying Life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and the handed down literature; besides,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cited content in the pre-Qin literature which has not appeared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So, it regards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aying Life and Mo-tse lies in the first part of Chuyu in Guoyu, which inherits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same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aying Life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first part of Chuyu in Guoyu and the Shrine in Book of Rites is not the direct inheritance of the same edition, instead, it should belong to the same system with plural texts or different versions in the early days. The ancient book, Saying Life in Shang Shu, counts the first part of Chuyu in Guoyu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historical data, and there is an obvious possibility of inheriting the Shrine in Book of Rites and Wu De Zhi in Qianfu Theory.

Key words: Saying Life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Handed-Down Literature; Early Spread